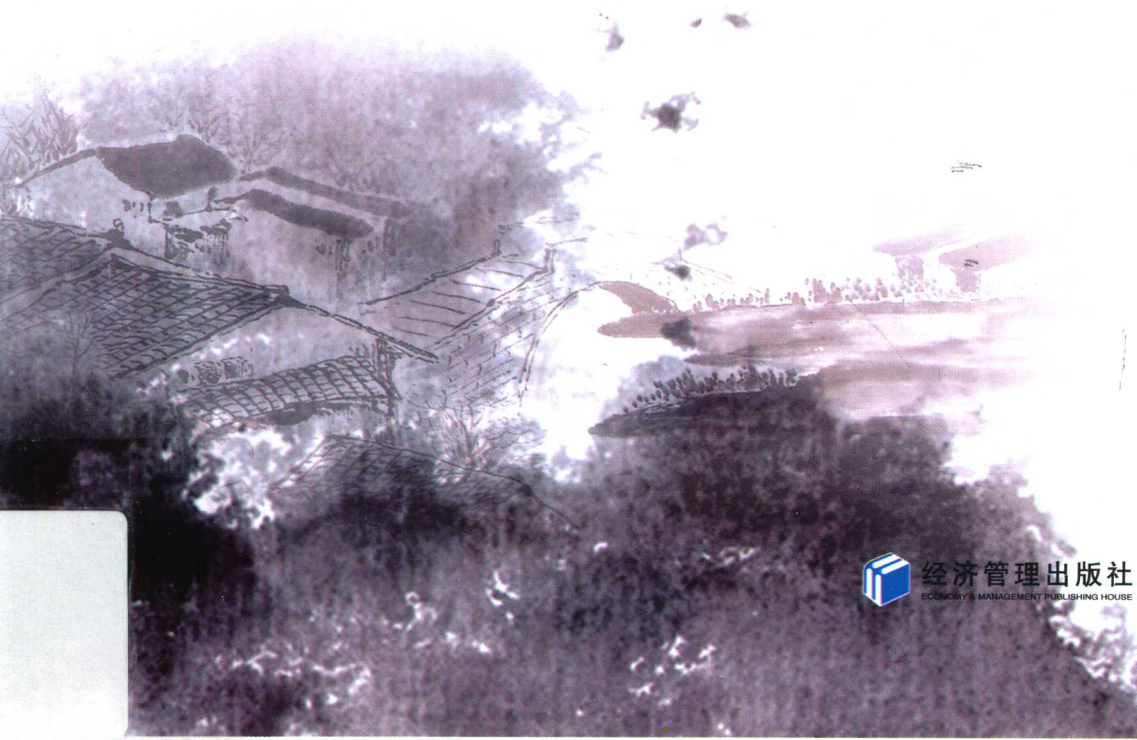


爱我中华 丛书

何处望神州

中华名城篇

谢善骅◎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爱我中华 丛书

何处望神州

中华名城篇

谢善骁◎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处望神州：中华名城篇/谢善骁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8
(爱我中华丛书)

ISBN 978-7-5096-2596-5

I. ①何… II. ①谢… III. ①文化名城—介绍—中国 IV. ①K9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8901 号

组稿编辑：张 达 王 琼

责任编辑：张 达

责任印制：杨国强

责任校对：李玉敏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www.E-mp.com.cn

电 话：(010) 51915602

印 刷：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16

印 张：24

字 数：35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6-2596-5

定 价：4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梦回故国

——代前言

从三十三重天的缝隙
倾泻出一股飞瀑激流
在地面形成浩荡大江
江水唤醒沉睡的神州

有一位英雄站在源头
启动了五千年漫长行舟
黄帝率先民刀耕火种
为华夏大地初绘锦绣

从竹筏独漂到舸舰迷津
江河见证了百余代帝后
千秋功罪业已沉淀江底
百世流芳抑或万年遗臭

不沉的是行进着的巨船

功臣名将是忠诚的水手
莫道羽扇纶巾何等潇洒
马革裹尸终究壮志未酬

先觉的文人们伫立船头
用笔尖为时代开药针灸
有时不经意地一挥衣袖
夜空顿时缀满灿烂星斗

惊涛拍岸夯筑八大古都
万里行舟有了停泊码头
浪潮卷雪堆砌百座名城
百座灯塔让航道夜夜如昼

撑一支长篙我溯流而上
为把梦中的故国神游
翻阅长江两岸名城烟云
寻访大河上下千古风流

看不尽金陵诗海长安史山
读不完汉唐演义李杜巨篇
纵然没有东坡才和放翁笔
也要为我的中华纵情歌讴

目 录

神鼎定蓟门——北京·····	1
饥寒平城下——大同·····	21
江南佳丽地——南京·····	37
千杯迎海市——泉州·····	55
杏坛春意早——曲阜·····	75
千古帝王宫——洛阳·····	89
富丽天下无——开封·····	105
长忆五湖东——苏州·····	121
淮南胜事多——扬州·····	137
西湖比西子——杭州·····	153
山阴镜里行——绍兴·····	171
万古楚客悲——长沙·····	189
江山霸气雄——广州·····	207
桂林山水奇——桂林·····	223
花重锦官城——成都·····	239

风景入画看——昆明·····	257
苍山奇称最——大理·····	273
千层拉萨诏——拉萨·····	289
秦中帝王州——西安·····	305
水色吴淞好——上海·····	321
黄鹤不复返——武汉·····	341
英豪俱泯灭——郑州·····	359
有梦的从前——后记·····	377

——神鼎当年定蓟门，舆图遍览此方尊。（明·岳正《都城郊望》）

神鼎定蓟门 ——北京

人说北京的秋天是“金秋季节”，我有幸在一个金秋季节跨进了京城的门槛，而且恰好是在一位来自家乡的文学大家到故都探寻秋色的整30年后，踩着他的脚印从杭州出发一路走过来的。

1934年8月，为了寻访秋“兴”和品尝秋“味”，诗人、散文家郁达夫携妻与子来到故都北平，欣喜地“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记叙道：“今天是双星节，但天上布满了灰云。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见景生情，诗兴顿生，就在翌日早晨，一篇厚积薄发的传世美文《故都的秋》，流水行云般地出自他的笔下。文中字里行间吐露了他对故都北平真实、纯粹、自我的向往和眷恋。且听听他在这篇名著中是怎么说的：

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

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不远千里赶到北平来饱尝“秋味”，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挽留和延长故都之秋，这种真挚感情令人闻之动容。作者之所以对故都的秋如此倾倒，自云是因为它“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清”、“静”、“悲凉”，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故都秋的独特色彩。但是能够承接北国秋天雨露的绝非泛泛之辈，只有郁达夫这样的大家，才可能从秋色中汲取灵感 and 酿造情怀，抒写下如此优雅、隽永而细腻的传世佳作。

我早先拜读过这篇名著，但只有在走进北京、身临其境之后，才真正领悟到被大作家定格于“清、静、悲凉”的京城之秋。“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响”，在某个大清早把我送到京城，当我走出闷坐了27小时的车厢时，迎面而来的正是秋色的热烈拥抱。高爽、清新的秋空秋气，让我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不仅一洗拥挤上车时留下的满身汗迹，而且烦躁不宁的心情也倏然间变得安静舒畅。我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站前广场，望着蓝得那么经典的天空，飘得那么自在的云絮，挂得那么高远的太阳，净得那么透明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北京，你好！”

怀揣着一张看似轻飘飘却是沉甸甸的“报到通知书”——一张北京发给我的出生证，我在下车的那一刻起，成了首都的儿子、京城的市民，并从此跃入偌大的“京”海，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游泳。近半个世纪的长游，目睹京城从昔年世人笑谈的“国际大村庄”，华丽转身，一跃而跻身于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会。但对于我来说，深深地镶嵌进脑海而至今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那一幕初见北京时的美好印象。

虽然北京变富变阔也变得洋气了，然而郁达夫笔下“清”、“静”的影子却再也无法找回。只是那怆然的“悲凉”感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我心中滚动着越来越沉重的回音。

是的：当目睹雄伟的古城墙——那数百年来京都的忠诚守卫者在瞬间被轰然推倒时；当目睹古朴的四合院——那一大群垂手恭立的胡同拱卫者相继被成片扫平时；当目睹一幢幢摩天大楼肆意地把古都整容换装，打造成为山寨版的纽约城时……

是的：当看到汹涌的人潮无休止地从四面八方汇来，吞没了庄严的千

年文化名城时；当看到500多万辆汽车匍匐着在街上龟行，堵塞了京城经络血脉时；当看到尾气、燃煤以及扬尘排放的污染颗粒，将巨大的阿拉伯妇女头巾强罩在首都的头上时……

我能不感到悲凉吗？而且这种悲观的感觉可能还要延续下去。沙尘暴的疯狂肆虐犹在眼前，雾霾的巨大魔影已把我们吞没。君不见，伟大的京城如同投石冲开的涟漪，还在一圈圈地向外扩展；排着长龙阵的汽车队伍依然玩着接龙游戏，不断往后延伸；PM 2.5颗粒更加毫无顾忌地为癌细胞做导游，在北京人的心肺和血流中畅游……

然而不管北京怎么被整容变脸，也不管现代化传染病怎么侵袭首都的肌体，这座巍巍大都依旧拥有和保留着人类最宝贵的文明瑰宝——颐和园、圆明园、天坛、长城，尤其是作为京师之心、古都之魂的紫禁城。紫禁城是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坐镇执政之地，煌煌天子城，巍巍古建筑，令人叹为观止。城的正门就是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承天门，清朝改称天安门。城楼画梁朱柱，石栏黄瓦，丹墙绿树，碧水白桥，虽然饱经沧桑却依旧威严四仪。

在城楼下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气势轩昂地矗立着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现代大建筑，磅礴中透着精美，宏伟中显得古朴。站在广场，环顾四围，古老和现代交织，庄严和艳丽辉映，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之情。仰望建筑，聆听历史，仿佛听到五四运动的怒吼声震长空，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洪亮嗓音中，回荡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欢快歌声……

如今紫禁城天天人潮汹汹，天安门广场日日人海茫茫。在这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东方皇城，看着无休止的人声鼎沸，不间断的人迹熙攘，我为此感到忧心忡忡，真担心有一天亿万只沉重的休闲鞋、高跟鞋、旅游鞋，会踩碎这块浓缩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翡翠盘。

“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二

当我从天安门前的歌山花海走进千秋古阜幽州台遗址时，欢乐的心情骤然变得凝重了。

幽州台即黄金台，亦称燕台，曾以“金台夕照”而为燕京八景之一，也是八景中最悠久的一个古迹。黄金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听从谋臣郭隗的治国之策而建造的，台上置千两黄金，招揽天下贤士。扯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思想家邹衍、军事家乐毅等均应募来到燕国。燕昭王尊邹衍为师，拜乐毅为上将军，近悦远来，引来众多英才，遂使燕由弱变强，“下齐七十余城”，报了齐国入侵之仇。现在，金台古迹已成为一块招贤强国的千古标碑。

站在台上，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沉重地回响千余年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唐诗人陈子昂在幽州台吟诵的著名诗篇。由于武则天的不信任和不重用，诗人的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当他登上幽州台时，想起了燕昭王和燕太子丹礼遇贤士的历史事迹，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悲怆长叹，吐露了纵目古今、一览时空的宏大胸襟，也诉说了蹉跎失意、孤单寂寞的哀伤情绪。这种经历和遭遇，前曾有古人，后更多来者。陈子昂的叹息声传彻古今，激起多少人的共鸣，成为千百年来被困厄和遭迫害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叹息。大诗人李白继之发出了最沉重的千古一叹：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古风（其十五）》）

陈子昂所思念的燕国，以及另一个与燕毗邻的蓟国，都是“北京湾”

内原始时期奴隶制王权统治的小国。人们之所以将北京称为“北京湾”，是因为综观北京地形地势，依山面海，龙盘虎踞，形势雄伟，恰如古人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极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据考古发掘、考证和推断，燕、蓟两个国家，是在商朝中、晚期前就已经存在的两个小国。周初分封“黄帝之后于蓟”、“召公于燕”，受封者显然沿用了燕、蓟之称。

燕国在西周时期不断强大起来，逐渐扫平燕山南北的割据势力，吞并了北部的蓟国和东部的孤竹等国，地域上得到扩大，实力上大大增强，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了控制要冲，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国废弃了中都，把国都迁到了蓟城。燕国传位共44世，历820余载，是当时各封国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强国。自迁都后，蓟城一直是燕之国都，后人称之为“燕京”。战国的蓟城和临淄、邯郸一起，“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成为北方重镇。隋朝初年，燕郡改称幽州，隋炀帝时又改涿郡，治所仍在蓟城。隋亡后，唐朝将这里更名为幽州，涿郡的名称就消失了。此后，蓟城名称几经变更，从燕山府（北宋）、南京（辽）、中都（金）、燕京、大都（元）、北平、北京（明），沿袭和发展到今日北京市。北京自建城以后，在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燕国蓟城是她的第一个停靠码头，而燕台大概可算作她生命中的第一个亮点了。

继陈子昂之后，相继有诗人来到燕台，也许不完全是为响应陈子昂的叹息而来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悲情的感染。唐朝诗人祖咏宦游边塞重镇幽州，登上这座慕名已久的燕台，极目纵观，守边大军的雄威军容和燕幽之地的壮美风光，激动和震撼着他的心灵，在《望蓟门》一诗中唱出一曲请缨立功的高昂战歌：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驻足黄金台上，遥想当年，每个到此一游的诗人都会有一番感想，并且也都会用诗发表议论、抒发慨叹。姑且不论孰是孰非——其实各人的经历不同，又有谁能评说呢？但是燕昭王的背影激发了诗人们的一个共同心愿：为国家建功立业。乾隆年间，诗人张问陶初入北京，秋游芦沟（即桑干河），迤迤来到附近的黄金台。这一处承载着古代明君与栋臣之谊美好故事的遗迹，激起了他对燕昭王的怀念，吟下了一首《芦沟》：

芦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
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秋色雨中来。
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燕国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光圈，不止是那位招贤强国的燕昭王，还有一位他的后代、战国末期燕王喜的太子姬丹。在蓟城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的太子丹，编导一出千古绝唱的“荆轲刺秦王”历史剧，引出了一群响当当、硬邦邦的燕赵之士。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秦灭燕的前夕。为阻止秦的东进之势，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引他见名士田光，田光荐其侠友荆轲于他。在太子丹的重托下，侠士荆轲携樊於期之首毅然渡易水西去刺秦王。荆轲在易水之滨告别太子和诸送行者时，在高渐离击筑伴和下高唱一曲悲壮的离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离别歌不仅令在场的送行者热血沸腾，而且使后人一直感念不已。

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
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

（唐·胡曾《易水》）

图穷匕见，荆轲行刺未遂，血溅秦廷。然而即使他如愿刺杀了秦王，太子丹又能有回天之力吗？燕赵之士的行为，诚然是逆流而动，任何大智大勇的谋士或勇士，在统一大业的历史潮流面前，都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脚步。但是太子丹和他的侠友们一个个英勇不屈地为国就义，那种忠贞不渝的精神，那种肝胆相照的品格，却足以使后人仰慕了。

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至今已定格为史家的公论。如果没有田光、樊於期、高渐离、荆轲这一个个名垂竹帛的侠士身影，像一道道掣电在飞驰的马蹄后激起一串串雷鸣，燕赵古国何以能成为侠士之乡；如果没有一个在沧海横流时刻敢于挺身救国的太子丹，蓟城何以能出现惊天闪电，燕赵大地又何以能响起动地轰雷？

历代歌颂荆轲的诗文很多，许多高手也都写有佳作。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咏荆轲》，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整个故事。“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简洁的语言，在《于易水送人》一诗中，留下了深沉感叹：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明末抗清志士陈子龙，更在《渡易水》诗中抒发了一腔悲愤之情：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从幽州台的歌吟，到易水畔的追念，形成了北京史诗中最古老的篇章。

三

秦、汉、五代之后，北京再度变得光艳起来。但这一次装点北京并使之再度焕发青春的不是汉人，而是从东北雪原和西北大漠扬鞭而来、勒马于此的少数民族。面对“蓟城”这座中原古都，来自北方的牧马人最初也许有点眼花缭乱、忐忑不安，但很快就适应了远比他们先进、完善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的幽燕之地，不仅是北部游牧文化与南部农耕文明的地域分界点，而且也是塞外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王朝为掌控天下的必争之地。这里既是塞外民族南下征服中原的起始站，又是中原王朝抑控或征战游牧民族的桥头堡。

作为黄河文化的窗口、中原安全的门户，北京总是最敏感、最迅速

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晴雨和军事形势的胜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就看到了这一点，后来的秦始皇也看到了这一点，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认识到保卫北京对于中原和中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为防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骚扰，燕、赵、秦各国都在北部修筑了高大的城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用数百万役卒，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道“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经历代不断地维修补建，至明代完成了留存于今的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畔辽宁虎山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修筑长城，防御匈奴入侵，对保卫黄河流域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当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站在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城关时，不禁缅怀起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他感慨地赋下两首《登万里长城》，其中一首曰：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长城是震撼世界的最伟大和悠久的古代工程之一，它的存在，不仅使人类文明多了一个奇迹，而且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饱赏眼福、追溯两千年历史的机会。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名句传诵中外，激励和鼓舞着各地游人争相登上长城，而北京郊外居庸关、八达岭以及慕田峪的长城关口，更以高峻的城堞、古老的烽火台和“平临星斗三千丈，下瞰燕云十六州”的雄伟关山，成为古今游人的必登之地。

从北朝至五代 500 余年间，战乱不息，北京当然不得安宁。隋炀帝三讨高丽，唐太宗东征辽东，北京曾是数百万大军的集结之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 年），北京又成为“安史之乱”的发难地，权倾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大兴、房山与河北涿县一带）举兵作乱，率叛军南下攻入洛阳，建都称帝。继安禄山之后，史思明割据范阳郡，自称皇帝，改范阳郡为燕京，以燕京为基地，分四路南攻，攻下东京。“安史之乱”虽被唐朝廷平息下去，但大唐帝国从此也走

上了穷途衰路。

每当中原朝代从兴转衰之际，也正是北方民族入主华夏之时。唐朝的衰落为辽宁北部游牧民族契丹的兴起提供了极好机会，幽燕之地也因此成为了历史的焦点。令契丹统治者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居然在无须大动干戈的情况下，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了燕京重镇。石敬瑭帮了他们的忙，他在契丹支持下灭后唐，建立了后晋小朝廷，而他的回报是以父礼奉侍契丹统治者，并把燕京和云中（今大同）两地区的十六个州县割给契丹。契丹政权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在契丹正式改国号为大辽后，辽圣宗改称南京为燕京。北京开始了一个从军事重镇向政治中心的过渡时期，伴随而来的则是一次新的民族融合。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大辽成为宋朝心腹之患。宋太祖赵匡胤虽有收复燕云之志，却无实现宏愿之能。979年，宋太宗率宋军与辽军大战于高粱河（今北京阜成门外玉渊潭一带），宋军损兵折将，宋太宗逃至涿州，坐骑均失，只得借驴车逃遁。7年之后，宋朝出动30万大军再次伐辽，但又一次以败北而告终。赵匡胤在建国之初以“杯酒释兵权”之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帝座的保险箱，却让大宋帝国变成了一个看似繁华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却是积弱积贫的“纸老虎”，在历史上欠下了一笔难以勾销的孽债。此后，宋朝只能在河北平原挖防御沟，连通水系，抵御辽骑兵南下，再也无力北伐了。

当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辽之后，北宋朝廷以极大的代价收回了一座破烂不堪的燕京空城，并改为燕山府。然而不到两年，燕山府又落入金人之手。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死刑，金国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完颜亮和以后开创金朝全盛期的“小尧舜”完颜雍，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汉族帝王生活非常向往，处处效仿。迁移中都之后，除兴建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外，他们还大建皇室宫苑。钓鱼台、玉渊潭、北海公园，还有那默默地与卢沟桥一同走过千年的众多石狮子，都是当年留下的历史见证。金中都时代可称作是北京地区皇家园林的奠基时代，这是发生在北京的又一次民族融合，融合的对象是女真人。

然而，中都城从扩建到败落的起落过程，只有60余年，因为金政权很快就被蒙古铁骑摧毁了。中统元年（1264年）八月，对中原文明颇有了解和仰慕的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并毅然决定将都城从上都开平迁此。从此，北京中止了在古都圈外的徘徊，跻身于中国大古都的行列，取代了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和杭州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成了北京新主人的蒙古人，不仅与汉民族相融合，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元朝统治者对大都的建设可谓不遗余力，如治理琼华岛，兴建以琼华岛为中心的宫苑；兴修金口河、金水河、通惠河等水利漕运；修筑白塔寺、护国寺、柏林寺、白云观、城隍庙等宗教建筑；新建国子监、孔庙、司天台（即观象台）等文化科教建筑。忽必烈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决定废弃旧城，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新城，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城。元大都城基本上实践了《周礼·考工记》的古都理想规划，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在建筑中体现了皇权至尊无上的思想。新建的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誉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可以描述”。

历史不应忘记辽、金、元各朝中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帝王将相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动和推动，民族融合的过程也许就不会那么顺利和成功。奉旨守南京达16年之久的辽太祖之孙耶律道隐，幼时曾为洛阳僧抚养，是耶律氏中接受过中原文化的一个典型。金朝的完颜家族，熟谙汉文化的绝非一两人，其中包括海陵王的皇太子完颜光英，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大臣完颜守贞、完颜承晖，文学家完颜永成、完颜璘等。元朝就更不一般了，著名道士丘处机和开国大臣刘秉忠，曾分别作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谋士和元世宗忽必烈的辅佐，大臣耶律楚材、大臣杨惟中、杰出建筑家也黑迭儿、理学家许衡都是在朝廷推广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在这一时期，大都孕育了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著名戏剧家王实甫、